

曉雲法師著

佛敎通文集

靈山雲門學園編
原泉出版社印行

曉雲法師著

佛教通史

靈山雲門學園編
原泉出版社印行

靈山雲門學園
PDG

BUDDHIST ESSAYS

by
the Ven. Hiu Wan

COPY RIGHT © 1979
YÜAN CHÜAN PRESS
TAIWAN
R. O. C.

一 書 叢 集 光 流 (25K)

佛教論文集

著者：曉雲法師

編者：靈山雲門學園

出版者：原泉出版社

台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二段一〇巷二二號
郵政劃撥帳號一〇三五六二
郵箱陽明山一〇七九
電話：八六一一九八三・八六一六六五一

流通處：各大書局・佛教出版社

本社登記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第壹壹陸貳號

定價：精裝壹幣貳佰元
平裝壹幣壹佰柒拾元

承印者：文太印刷公司

台北市篤大路四九三巷五八弄十八號
電話：三〇三二八八四・三〇一九七四〇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初版

究必版翻・有所權版

自序

這本論文集，原是十數年來出席國際佛學會議提供之中文稿、及為學報撰寫之文章的。而我心中確已知道不祇是為應付當時開會或為了應稿而寫，自信那有我心底欲說的話。佛教將二千年根植於中土，無論在哲學、文學、藝術，乃至日常生活的影響，那已經是成為中國的內在底因生。中印兩個文明古國過往幾多至人嘉行，而印度那內向與潛藏比之中國實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尤以佛院的禪行悲智，那是哲學中之哲學，宗教中之宗教。般若淨化思想，悲智菩薩精神，我們從古德許多嘉言聖行中去領悟那其中之旨意，真使人感到後無來者！就因為這樣的思潮起伏於心中，無論是在華岡講學，或應邀出國，以文會友，論道為朋之不斷自我振拔中，六度而十度般若波羅密之漸進漸求，探尋那生命中慧命之「寶所」。夙興夜寐、晨夕寒暑，或時天猶未曙，禪餘定後，焚香寂默，緬懷昔聖，惻念將來，面對現實，何能無感；更思佛教慧命相生於中華文命之所資，如今最亟切者，最應為者，也是今日佛教文化思想及其精神之煥發，藉以照明闇昧之幽抑，而起東日之明霞。

這集子中，好幾篇論文，雖為國際人士說，但為感發而言，亦隱現現代中國佛教重光的

自信。因而筆者有勇氣隻身赴會發表論文，中國佛教文化儒佛相彰創造了亞洲文化巨流之一光輝史頁。

目前佛教之學者及熱心努力之青年為數不少。若只探求佛教知識，亦未必盡能開發佛陀根本精神，以感格人心以遷善。「佛教傳入中國四百餘年」；從慧遠大師於廬山創白蓮社，興淨土宗，主念佛坐禪，究般若奧旨；天台宗旨要在教觀並宏，體用互顯，止觀禪行之攝持，所依經論，宗骨法華、淨化般若此二大系之在中國發展，不能不說是天台教觀之拓開，而且是中國佛教之發展的第一步，故多言及此思想之演繹及其致用之悲智者，實系法華經王，處處顯四悉檀（世界悉檀、第一義悉檀、各各為人悉檀、對治悉檀共為四悉檀；悉檀，成就義）之詮義。亦即一代聖教之興悲「以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」者，故云學佛與佛學之發揚是「大家當，大事業」（湛山文鈔）。其實佛教之存在於世，可說是人類之需要，因般若妙慧之「廣照空有」，佛法不特主空，而且主有，蘇東坡詩云「無一物處無盡藏，有花有月有樓臺」。此本集之第一頁便有如般若帶無處不着，亦無處黏着的般若妙空。原始佛教之根本精神，也只這「般若禪佛心宗」中，因此才有佛陀論、義理論、僧伽論之三寶聚說。唯識追踪析說此三寶之因生與因緣，「由斯三者備具，然後真正之佛教，方克明顯也」。現代佛學者研究原始佛教亦對此重視。論三寶，便是這大家當之承當，這大事業之發展，要靠思想，更

要靠悲心，因悲心願力能善始終而不退失，不退不失，才能大能久。唯宗教精神之悲智而大成，故人類文明之遺蹟，多屬宗教徒之手蹟，中外莫不如是。

筆者拙於文詞，吾以非為文而文者，實有感中國佛教數百年來，自晚唐而至兩宋，中國佛教正如中國文化命運之踏入崎嶇之道路；梵經毀寺於唐武宗之末世。慧能六祖而下之禪師，順次展開不立文字風氣，專以自力參禪為利根上慧，宋明時代，尚有風骨繼命至人（如宋之永明、百丈禪師及明季之藕益、憨山、蓮池、紫柏諸大師），力諍規誡，使吾人於季世末流中，有望啓後曙光，而能嚮往於斯世，乃及未來，而不致混淆漫漶而無所可。雖然如此，筆者嘗有幸於此時世中，尚能親近我名山古剎之龍象尊宿，他們雖然年高風燭，但仍不斷努力於宏正教，善導後學，意欲將我國佛教古德之心源教導，望能使佛教思想、文化教育之方，法能適應用於斯世。本然正法興於亂世，猶子夜所需明燈。法華三周，無一人不克成聖。肯定時即否定後，否定無明，肯定智照。「禪林教化對時代之啓示」，示人也要尋求那翠竹黃花真如、般若佛法即世間法，進而領悟宇宙間一切風晴雨露日月星辰，飛潛動植無一而非妙法。故華嚴經有十種圓林。藕益大師山居詩云：「我愛山中衆，內湧非從遠，淵淵離煩惱，冷冷浸碧天。煮糜信甘美，烹茶亦奇鮮。誰為知味者，請問光音禪」，然而世間多少知味者。要論「心理建設與轉識成智」之工夫，則般若思想與中國禪之歷史人物及其精神，乃觀乎

「今日佛教」可知一斑。尤其中國佛教及北傳大國，浩瀚無涯，筆者只勾一勾之味，而積時累月，積稿已盈篋。幸我雲門諸子，不慮其繁，亦經年累月而編校，於茲衆稿中之一集付梓，隨筆序言，感慰二三子之辛勞旦夕，亦得以就教於巨眼幸甚！

（筆者案：此序草於丙辰仲冬寒雨窗前，增刪於己未初秋燈下陽明山中，四載重拈舊紙時，……如見故人矣。）

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十三日晚

目次

自序	一
廣照空有思想論	一
般若思想發展與中國禪	一九
般若禪佛心宗	三九
廬山白蓮社之禪淨律學	九九
佛教文化發展論略	一一五
轉識成智與心理建設	一四七
佛教與中國文化	一六五
今日佛教	一九七

論培養悲智精神與人際關係……………二二九

禪林教化對現代教育之啓示……………二三七

藕益大師山居詩之園林思想……………二五七

編後語……………二九一

附錄：

(一)大乘般若經六百卷翻譯及別譯對照表……………二九五

(二)註釋……………二九九

廣照空有思想論

前言

佛教教義及其思想，浩如煙海的學說，歸納起來，可以說只有「空」、「有」兩門。從印度原始佛教之代表經典，阿含與般若，是基本教化。亦即「有宗」與「空宗」之兩大思想。「佛滅後六、七百年，中天進步派的大衆部龍樹、提婆出世（二世紀），倡導實相大乘教（空）。佛滅後八、九百年，北天保守派的上座部的無着、世親出世（四世紀）倡導緣起大乘教（有）。」（註）兩系大乘教對「空」、「有」兩大思想之發揮，史稱爲佛滅度後大乘思想之復興，（此時期約與中國佛教早期翻譯般若經之年代似有彼此呼應），當時般若思想傳入中國後，翻譯般若經論較多之時期，正是中國四大翻譯（般若、法華、涅槃、華嚴四大部）時代（五世紀初）。

大乘佛教論「空」（無），並不等於沒有，更不屬於空虛，乃空而不空的眞空。大乘佛法所論「有」，不是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的假有，而是般若實相的妙有。若以世間知識論「

有」、「無」，是相對的論理，尚未達到佛家所論之境界。佛教最高之理想，是消融相對，而超於絕對；中道第一義諦，不思議境。所謂不思議境，就是不容許思量議論；語言不到，思量不得；至此，禪宗謂「語言道斷，心行處滅」是矣。這超越了語言文字，故謂佛學，乃超越哲學；這當然不只是知識學問的範疇，也不能僅以哲學二字而代表佛學。然而，在相對論的部分佛學，仍可以發現非常嚴密的哲學邏輯；且多為論及心理教育和人生思想的哲理。在唯識法相的分析「心所」法，多至分別百法之門，而作為分析「心所」法等之學說。若就般若的「體空」而論；「但了心地，故號總持。悟法無生，名為妙覺」（註二），此謂吾人若能掌握了「心地法門」，了心生諸法，則萬物萬事掌握自如，故謂總持。不為生滅法所擾動，即是妙覺境界現前；故般若觀照名為「體空」。唯識法相之分析，名為「析空」。析空乃「依他」（依六、七識）有而對立論理。佛學論「空」、「有」二門的學說；於般若絕對空的境界中，稱此二門思想為「二智」（邪二智，是指執於「空」或「有」）。嚴格地說，這是在般若絕對空的境界觀照下而立論的；於絕對空境，是不空名相之存在，故論「空」、「有」二門，應是「真空妙有」之般若妙智慧中，而繁興大用，與悲願度世的菩薩心。可見佛教大乘思想對「空」、「有」之說，是極為廣博而又細密。除了理證之分析，更有行證之實踐；從絕對的空體，而反照諸法實相，消歸本體之真空；空有相融的化境，以達到人生究

竟之自然化。

一、空有論理說

宇宙一切皆由空、有、離、微，生息萬物，由空而成有，亦由有化爲空。有無相生，生息無窮，是生的宇宙，是活的萬物。人有生死，物亦有生滅。無論有機體或無機體，皆不能永久不經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（即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）的遷化。亦因爲物質之有「壞」相與「空」相，所以世界始有新生的一面，而人間始有多方面的事相，社會始有各種各式的行業。這些有爲的世界，處處影響着吾人無形無相的精神世界；而精神的活力，又處處引領着人們社會事業的發展。

空有論理，簡直就是宇宙人生的大學問、大思想、大超越。這就是東方的人生哲學和宗教思想，這可說是極豐富極玄奧的真理。本文只是簡要的略爲討論，茲約分「有相空有說」及「無相空有說」，在三論宗之「中論」，就是把空、假（有）二論之消融而歸納於中道觀。這空、假二諦總持而論，可分兩面說。

（一）「有相空有說」，在「物」之器世界而論，凡所有相，只是「生、住」的時間而已，將必歸於空（佛學論器世界的有形有相，不過如夢幻泡影，不永恆不真實）；而此所謂「

「空」，不是斷滅空，不過是一種相消相生的所以空相而已。如蘋果的核子，仍能種出更多的蘋果。所謂種子不滅，這正符合佛經說：「佛不說斷滅法」（註三）。這是證明佛學極富有科學性的。又如人死後，亦不是絕對的消滅，佛教謂人死了，還有「中陰身」的存在（不過這是肉眼的人看不到的）。中陰身一遇緣，又再投世轉輪。所以有爲的器世界的有，如幻如化，非真實。即使我們的身體，是最爲寶貴的，但也不是永久不變的實有實在。人生之過程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終於歸土溶化而只剩下一堆白骨。禪師偈云：「徒誇季子六朝印，謾說元龍百尺樓，滿屋黃金難買壽，青山壘壘葬公侯。」這不能說佛教談論這些是消極思想；當知道，這更是積極的人生。我們人生許多不能避免的事實，實在應該在我們尚健好之時，便需要瞭解和徹底弄清楚的；使自己胸有成竹，以免虛生浪死地度過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的各種必經的階段，那暗裡消磨。其實有生必有滅，何必多添惆悵，或留戀（筆者曾親眼看見一位到了年齡而退休的校長，在歡送會中，見到她擦着哭腫了的雙眼，而斷續地說：「年齡逼使我退休……。」，這是不必要的惆悵）。但，我們可得知形相的器世界，雖有生滅，呈現有無之象，然而於「空」「有」示相中，仍有一非空非有的常恆不息的眞常。智者觀照器世界之事物現象中，以般若智照而透達宇宙的本體：悟諸法眞空（以上論器世界之有機體）。

無機體的物質，也能使人領悟到空、有、離、微所生起之化境。而在化境中，使人感受到物質的性能活用。例如一枝蠟燭，未燃亮時，燭所在之處，有固定的所在（有限），若一燃亮了蠟燭，燭光所照之處，遠超過燭身所佔之地，燭身之蠟被燃燒，蠟隨之而熔化，隨其光之照亮而同時相消，直至燭身之蠟燒盡，光照亦息滅。燭身之蠟雖至空無所有，但燭曾發生「用」之性能，光與照用。所謂「空」，無之進程，簡直是一種「用」。然「用」之因緣，由於有「體」（如燭），燭之「體」，能生光，所生之光是「相」，故體、相、用，互為發揮。若由此物體而啟發到人生之深思理念，就是佛學所說，從十八界之六根、六塵、六識所生起的種種心所法，而有「三細」、「六麤」，所形成的十纏、十使，使人生有種種的束縛，不得自由。故在研究佛學須要理解；如何解開這束縛，而得心境之自由，當然就要斷三惑以除煩惱，這種心性功夫的過程，若能作到如法，名為「轉識成智」；達到轉八識成四智，發揮般若妙智慧。那這體、相、用，在人生中便稱為三大；這三大，是由於般若熏修而成就的。

（二）「無相空有說」，「般若如大日輪，能照諸幽闇」。故法華經云「慧日大天尊」。般若空宗，以空生大覺。佛者覺義，覺於淨心義，是明其始覺合於本覺。實則始本二覺，唯一淨心自覺所顯。心經云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；這是根塵相互所生之「識

「想，已轉爲「無塵智」照（識，乃執想塵勞，而蔽障了根本智覺自性。無塵，即無遮蔽，故根本自覺性智可顯）。智乃明法，如燈；「以燈照闇，無闇自明」，古德云：「千年闇室，一燈能照，可顯智性，能破無明之理。無明既破，塵闇即無，故轉名無塵智也」（註四）。凡修般若行者，於「智慧日長，則見地日高，始而不爲境轉，繼且不爲法縛；始而不滯于有，並且不著于空」。〔註五〕

無塵智照，空慧現前，正如晴空碧海，了朗清瑩，山河大地，森羅衆象，呈現分明。然而，這一呈現分明之山河大地，如月行空，大地如銀，然大地何嘗有銀。如鏡中所照之衆象，鏡中何曾留像。「風來疏竹，風過而竹不留聲；雁度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；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，事去而心隨空。」〔註六〕故禪師云：「初見山時山是山，再見山時不是山，後見山時還是山。」〔註七〕味此可悟。心物相忘而互照，化則境界萬千，執則沉迷莫拔。唯以無塵智照，照「五蘊」空，人生之展開另一光景，隨而呈現。蘇東坡詩云：「無一物處無盡藏，有花有月有樓臺」。陸游詩云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之另一世界。世間萬法無盡，欲研高深哲理及領悟人生之妙義，應於萬法紛紜中有站腳處。佛法統攝宇宙人生之空有相即，故謂「般若二輪」統歸「一乘妙諦」。說空說有名爲二智；二智亦稱邪智，二諦總持，入中道第一義諦不思議境，才是究竟。

二、相對絕對論空有

世間一切萬法，不外乎根塵之相對（六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六塵：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）。論根塵之相應（五蘊），和心所法之緣生（十二因緣），從緣生互相影響而成十八界；這在佛教義學中，皆屬於唯識法相和因明學系所論之繁瑣哲學，這是屬於「析空」一系。簡要而言，則不外「色法」與「心法」二大系之分析。這分析人生宇宙有形（色法）與無形（心法）諸法之系統，稱為「析空」與「體空」。專究「心法」修禪行攝養之功，悟宇宙萬物隨心所現，心生則世界生（有、無執著皆由心生），了諸法空性，是為「體空」。所謂析空與體空，一是從物界之「有」，而觀照「空」相；一是悟諸法空相之「無」，而觀照宇宙萬物緣生之假相。世界萬象林林總總，殊相紛紜，所謂飛、潛、動、植、胎、卵、濕、化，皆為大地衆生有機體物；而在此生物衆相羣中，人，是衆類中最有意義者，故謂人為萬物之靈。

佛學論「人」，有十界之殊，然而十界也不離「心法」。所謂，萬法唯心造，十界中之四聖（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此四聖是由自覺而至覺他覺行圓滿，乃至成佛果位）六凡，（天、人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阿修羅，此六凡，前二種是由修十善五戒得人天福報，不修

十善五戒則墮落），都是由心所變現的。這當然關係到因果論之邏輯，此非本文所論要點，故略之。本文所論重心，在於空、有（有、無）二門之探討而立論。依表面而言，「空」與「有」屬相對法，好像既是空，就不能有；既有，就不能空；然而，這不過是淺識之知見，只就事物表面而觀察，當然只有如此之看法。若從深度的探討，宇宙間不離動靜，空有之相即而相離，故佛學謂即色即空，即空即有。又即止（禪定）即觀（慧觀），止觀相即。當吾人對世界物質所發生作用時，所謂根塵相應，而事物現前。一切「有」相，森羅萬象都不外根塵相應時之現象——事物交織縈迴於心，則心中有事物；事物在心中，吾人便處於事相和物質的世界。多少人在這紛繁交錯的世界中，無法翻身，亦無從擺脫。何以不能翻身、不能擺脫，因為事物在交錯的世界中，猶如羅網，囚執人我之相，即分人我，則有彼此；故世人有所稱事物為事網。能突破網孔而得心身自由者，是為智人、超人、自由人。

佛學所論，解脫的自由，並不是完全要脫離世界而成自了漢，而是要在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的離（外無所見相之執）、微（內無所思之著）之化境，這是心法相當深密之法門。在大乘佛教為空（般若系之空宗禪法）、有（瑜伽系之唯識法相）二大系。茲按「有」之相對，而論「空」（無）之絕對。現先將相對之「有」分析，用三科略釋：